

兩代風流

—— 蔣經國・蔣緯國 和他們的父輩
戴安國・金定國

盛 李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長篇傳奇小說

盛 李 著

兩代風流

—— 蔣經國・蔣緯國 和他們的父輩
戴安國・金定國

安徽文藝出版社

两代风流

——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和他们的父辈

盛 李 著

责任编辑:张 磊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照排
阜阳印刷总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5

插 页:5

字 数:300,000

版 次: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21-5/1 • 551

定 价:6.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金誦盤將軍



1990年7月，金定國與夫人戎翠娥女士在合肥家門口合影



1957年，金定國與戎翠娥新婚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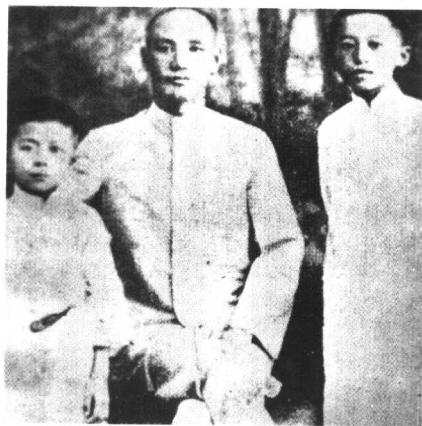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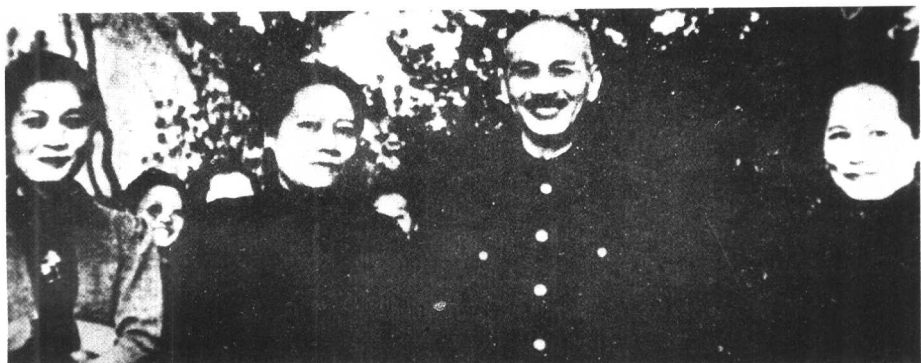
1924年冬，中山先生北上途中，與戴季陶（左三）及友人在日本神戶合影



戴季陶

5歲時的蔣緯國（左）和
蔣介石（中）、蔣經國（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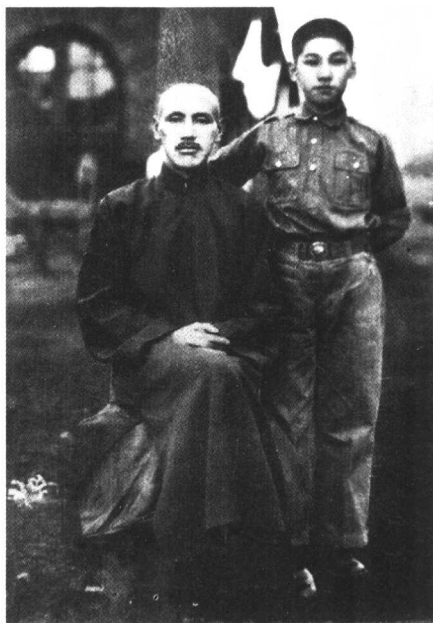




蔣介石與宋氏三姊妹合影



蔣緯國和宋美齡合影



蔣緯國 14 歲時隨父在柳河車站



1927 年的蔣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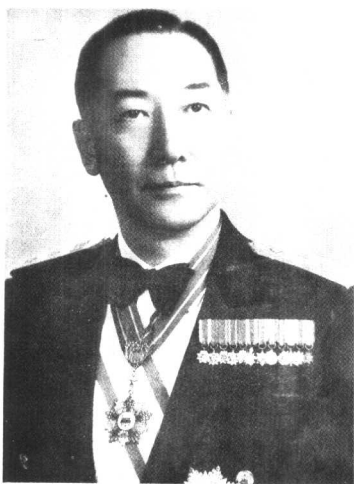
1947 年, 32 歲的蔣緯國,
調任戰車第一團上校團長



蔣經國與蔣緯國在台北家中看電視



蔣緯國與丘愛倫在日本結婚後返台



穿軍禮服的蔣緯國



出任裝甲兵司令時的
蔣緯國

蔣緯國和他的愛子孝剛



蔣緯國夫婦與養母姚怡誠



蔣緯國侍兄與嫂



引 子

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台北市阴雨绵绵。国父纪念馆附近的街道照例又实行了交通管制，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和车，一律不准在此逗留或通行。路过此地的人们，见到军警云集的景象，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年年的今天，台湾当局都要在那座雄伟的殿堂里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的纪念活动。

然而今天却不同于往年，率领台湾当局文武百官进入国父纪念馆的将是李登辉。这位生长在台湾、又从平民百姓奋斗起来的新当选的“总统”，将在孙中山先生的英灵前说些什么？是像他的前任蒋经国、或是前任的前任蒋中正，在国父雕像前高呼“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呢？还是另有什么新词儿？这个活动无疑是李登辉当朝后的一次重要亮相。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会预示出台湾当局的一些新决策。

敏感的新闻记者们早早地来到纪念馆，并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便于拍照、录音、摄影。突然，有消息传出，原定的活动议程有变，李登辉将不在纪念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当局致词。顿时，记者席上一片哗然。为什么要临时改变计划？活动将安排什么内容？人们纷纷猜测，莫衷一是。这一消息显然引起了好抢新闻的记者们更大的兴趣。

纪念会按时开始。李登辉率领国民党高层领导要人步入纪念馆。眼尖的记者们在鱼贯而入的人群里发现了此间的“新闻人物”蒋纬国。顿时，闪光灯劈劈啪啪如电闪似地朝他亮起。原来，前段时期外界纷纷传说，“蒋纬国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堕入娱乐圈寻某女明星找安慰”、“蒋纬国血癌染身，卧床不起命在旦夕”等等，而眼前出现在纪念会上的蒋纬国，身着陆军上将的戎装，双肩上金星耀人。他迈着德国军人式的大步，十分威仪地走在李登辉身旁。谣传不攻自破。更有意思的是李登辉将在会上致词的发言权，让给了蒋纬国。是李登辉感念蒋氏家族多年来对他的栽培？还是蒋纬国将在台湾当局中重新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在场的记者们还来不及私下议论，就发现站在中山先生塑像前的蒋纬国，并没有根据手上的发言稿照本宣读，而是颇带伤感地述说起一段鲜为人知的旧事。

蒋纬国用他那低沉的嗓音，断断续续地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在黄埔军校，身边有三位重要助手，除蒋中正先生和戴季陶先生外，还有一位叫金诵盘先生，上海的名医。这三人共有四子。中山先生分别为他们的孩子改名为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和金定国。取其‘经纬安定’之意外，也连系了两代人的感情……现在……现在，经国、安国均已故去，而定国却杳无音讯。我们童年起就结伴的伙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只剩我一个人……”

第二天，台北《中国时报》、《中时晚报》、《联合报》、《自立晚报》等数十家大大小小报纸，都在头版醒目位置，披露了蒋纬国在纪念会上所说的那段充满怀旧色彩的“题外话”。

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新民晚报》根据台北报纸摘编转引了《“经纬安定”今剩其一，蒋纬国道出鲜为人知的往事》的消息，随即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广泛注意。报社编辑部不断收到当年金诵盘将军的旧部、黄埔同学会的老人们、金定国先生的同窗旧友以及金将军的家乡江苏吴江黎里镇地方志办

公室的来信来电，提供了许多寻找金定国的线索。遗憾的是无一能说明金定国现在何方，甚至连自称是金定国的堂兄和侄儿的来信，都不能讲清楚他是生还是死。

时隔七个多月，《新民晚报》社又收到一位落款为朱秀英的来信。信中说，“金定国先生还活着，多年来隐名埋姓，隐居在合肥市郊……如需寻找金定国，可到江西省新余市驻沪办事处与戎延立和朱秀英联系。”信上没有说明她与金定国的关系。经与有关部门联系，证实朱秀英的公公叫金勉之，即信中所说的金定国。这个更名为金勉之的“金定国”，是否就是蒋纬国所说的童年伙伴，一时无法确认。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作者受命于《新民晚报》，按朱秀英来信所示的地址，寻到了上海西区一幢两层楼高的旧式民宅，见到了朱秀英女士和她的丈夫戎延立。

他俩告诉我说：“父亲现年七十四岁，是安徽省合肥市江淮汽车制造厂热处理车间的退休工人。”

“家里有什么材料能证实你们父亲过去的身份和来历吗？”

他们想了想说：“没有。父亲从来不对我们谈过去的事情。”

我又问戎延立，“你为什么 not 姓金？”

戎延立说：“我随母亲姓。对了，我母亲叫我爸爸从来不叫勉之而是叫定国的。”

“他们认识很久了吗？”

“好像是抗战时期，是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我们也不太清楚。关于父亲过去的情况，你只有去合肥找他本人。你去吗？”

“去！”我毫不犹豫地说了。

当晚，他俩就往安徽合肥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告诉父亲日内将有记者来访。

七月三十一日，在摄氏四十度的酷暑中我登上了闷罐子似的

火车。当天傍晚时分抵合肥，再转乘汽车驶往位于市郊的江淮汽车制造厂。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万人工厂，职工宿舍分布在工厂的四周。金先生的家没有门牌号码，以往与上海家人通信都由“热处理车间转”。于是，我先奔热处理车间。时值高温，工厂上半天班，此刻车间已是“铁将军”把门，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又去厂部打听，值班人员面露难色地说，“金勉之？没听到过。十年来退休的工人多了，我们怎么记得清。”

一个多小时找下来，询问了二十余人，虽然都是汽车厂的职工，但都说不知道。几近绝望之时，我想起朱秀英女士曾说过，当地很多人都喊他“白头发的上海老伯伯”。我当即尝试如此问讯，果然柳暗花明，被问者几乎人人知晓。顺着他们的指点，我一会儿便找到了金先生的住处。

金定国夫妇住在工厂老宿舍区内，沿街那排旧平房的第二间。屋前的园地里种着一些丝瓜，藤蔓一直爬上屋檐。门前露天放着煤炉。因为天热，家家都门户敞开，他家也不例外。大概是为挡蚊蝇，装了一道绿色纱门，纱门上的绿色已被尘土玷污了。我轻轻地敲了敲门框。门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神情和善的老人，十足的退休工人师傅的形象。他满头华发，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眯着眼问我：“依是《新民晚报》的记者？”他用纯正的上海话说着，但握紧我的手却在微微颤抖。

老人热情地将我引进屋内。这是一间毫无装饰的旧屋，水泥地上大小裂缝纵横交错，白墙也难见原色。房里除了大床、方桌和一个大木箱，两把裂痕累累的旧藤椅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家具。老人晚年生活是清苦淡泊的。

屋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坐在板凳上看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见客人进屋，便起身把电视机关掉了。金先生介绍说，“这是我的老爱人戎翠娥。”

老太太微笑着，出门去买冷饮。

金先生从旧木箱里掏出一只塑料袋，里头装着退休证、居民身份证、工会会员证、户口簿……厚厚一叠。这些证件上全写着他的现名“金勉之”。金先生翻着翻着，翻出一份判决书来。那是上海某法院刑事审判庭一九六〇年发出的判决书，上面写着，“现名金勉之，曾用名金政、金定国，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九日生于上海，家庭成份反动官僚（其父金诵盘原为国民党中将军官）……因擅自动用工厂交际费一千多元，手续不清，其中查实挪用公款八十元，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另一份江苏省卫生厅给他的公函，“金勉之同志：你的父亲金诵盘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未定右派，故不属平反之列。”

根据这两份仅存的文字材料，已可以肯定，金勉之就是四十年前的金定国，也就是蒋纬国要寻找的异姓兄弟了。

他那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父亲金诵盘曾有过怎样的传奇？

“经纬安定”又是如何在腥风血雨中结下手足之情？

而他，作为四个异姓兄弟中唯一留在大陆的“将门虎子”，几十年来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他又为何沉默至今？

……

那一夜，金先生与我坐在两只旧藤椅上，喝着浓浓的凉茶。老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劣质香烟，神态安然。在淡淡的烟雾中，他将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回七十年前……

目次

引子

第一章	金公子艰难出世	1
第二章	三兄弟换子结亲	18
第三章	孙中山题赠金匾	34
第四章	重取名寓意深长	50
第五章	蒋经国二去金家	65
第六章	蒋介石汗颜求亲	82
第七章	金将军辞官行医	101
第八章	青龙帮东亚失风	116
第九章	姑苏城焚烧日货	132
第十章	从军梦半途夭折	157
第十一章	戴季陶金府保媒	178
第十二章	宋美龄沪上求医	195
第十三章	父子俩死里逃生	209
第十四章	毛泽东窑洞设宴	229
第十五章	父子相见不相认	255

第十六章	狱中奇遇戎妹妹	268
第十七章	蒋纬国雾都探亲	292
第十八章	千里寻情一场空	309
第十九章	众兄弟各散东西	328
第二十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345
尾 声		356
后 记		360

第一章 金公子艰难出世

一九一七年上海的夏天，接连几个星期不见一丝风，不下一场雨。火辣辣的太阳每一天都像赶场子似的早早就奔来坐镇，傍晚六七点钟还不肯撤退。大马路上的柳树都熬瘦了腰枝，熬枯了叶片。无情的溽暑，似蒸笼里散不走的热气，上海人就像蒸笼里的包子，闷透了。

宝昌路上有一栋三层楼的西式楼房，楼里开着沪上颇有名气的崇仁医院（今嵩山路救火会所在地）。连日来，中暑的重症病人已躺满了院内的大小病房，甚至连走廊上也架起了临时病床。可是，门前还是不断地有马车、黄包车和私家轿车将病人一个接一个地送进来。天热人多，院里更热。医生护士们加班加点地抢救，忙得七颠八倒，也快撑不住了。

年轻的院长金诵盘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也没有出过医院的大门，连家中身怀六甲的妻子也被他置之脑后。他正为医院里人满为患暗暗发愁，同时还不得不招呼那些指名道姓地请他亲自诊治的达官显贵、名流绅士、巨商阔佬和绣闼娇娃。照说崇仁医院收费极高，没有三根大“黄鱼”，有钱人决计看不到金院长本人的“专家门诊”。可是这也正应了十里洋场中有钱人的心态：不出高价无好货。因此，金诵盘一年忙到头，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刻。可见上海